

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三輯  
沈雲龍主編

# 記章太炎先生

沈延國著

(附太炎文錄續編)

文海出版社  
有限公司印行

記章太炎先生



章太炎先生像

[www.docsriver.com](http://www.docsriver.com)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 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 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[www.docsriver.com](http://www.docsriver.com) 商家 本本书店  
内容不排斥 转载、转发、转卖 行为  
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

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，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

[www.docsriver.com](http://www.docsriver.com)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 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 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延國學來書舉王倫疇子筋一條引人  
 之說不敘來歷此乃近人自病王原書中  
 標與新方言說者亦復不少更不必以初繫  
 胡適之說為誤也但胡于誤言文字向來  
 粗疏此條乃適確清為王而繫之每失實  
 至大子月美與則崑山之圖則妄如未際  
 研讀汗並不使人於其數也此覆印向  
 近如 謹白

章氏國學講習會箋  
 十月二十日

此系系主任鑒學生請願事本公誠  
欲有加入共黨者但問今之主張何如  
何論其不素執事清名未替人獨  
有能對此務~~也~~<sup>宜</sup>坦懷章炳韓焉

記章太炎先生 目次

一 幼年時代·····	(一)
二 革命必流血·····	(一〇)
三 西牢三年·····	(一九)
四 錦輝館上·····	(二九)
五 亡命日本·····	(四七)
六 創立統一黨·····	(五三)
七 被袁世凱禁錮了·····	(六一)
八 北上救亡·····	(七一)
九 在蘇州·····	(八一)

## 一 幼年時代

餘杭東鄉的倉前，是山明水秀的水國，可以遠眺環抱着杭州高峯疊雲的山色，前面又是一望無垠的平原。假使經過松木場緣着西溪泛舟逝去，就可望見恬靜的倉前。鄉人都是謹樸知禮，間或有着明代徙移居在這裏的仕紳家，它們支持着數百年封建時代的謹愿的風氣，過着一輩子幽閒的生活。

章家就住在倉前鎮上，他們在明代最盛的時候，從分水地方，遷到這美麗樸實的倉前，距今約有五百年了。先生的家庭，世代是「書香之家」，先生自己曾經說着：「吾家當明之盛，始遷餘杭，族居東鄉四五百祀。子姓樸謹，未嘗有大過。先曾祖以下三世，尤以才行學誼稱。先考嘗以廩膳生援例得知縣，治事過鱗鱗，而不樂仕。」



章氏一族，聚居倉前，約有三百多人口。到太平天國革命時代，漸漸減少了。先生的家，在曾祖時代，可說最盛。曾祖章均先生，字安溥，生在乾隆中葉，藉着上代的遺緒，又有安溥先生善於理財的本領，財產驟然增到百萬。可是倉前的農民是樸實的，章氏雖多資，治家是極儉素，子弟讀書耕種以外，是戒絕華衣酒食及諸嗜好的。安溥先生是餘杭縣學的「增廣生」，在海鹽的儒學做「教諭」。回鄉以後，是鄉里的望重，決定出錢萬餘緡，建立了茗南書院。又買進一千多畝田，設立了章氏義莊。在義莊的右面，有章氏義塾，教宗族子弟讀書，寡婦孤兒，就依靠義莊的田穀來養着。這是從宋朝范文正公創立義莊以後，有志的知識階級，大家競相摹仿，以維持封建宗族的沒落。當時讀書人能有這種魄力，無怪鄉人要稱頌不衰了。安溥先生就在六十四歲那年，

——滿清道光十二年——病逝了。他有六個男孩子，先生的祖父，章鑑先生，自署叫曉湖。就是最小的一個。受着父親的餘蔭，度着優裕的生活。在他父親死去的那年，曉湖先生已是三十歲的成人了。幼年從項梅侶學習算學，因為自明朝教士傳入算學

以後，國人已紛紛競相學習了。稍長，進餘杭縣學做「附學生」，援例做「國子監生」。但是，曉湖先生不要做官，在春風草廬裏，諷詠教讀。假使有錢，就蒐集宋元明舊刊的板本書，約有五千卷之多。中歲以後，喜歡研究醫術。自周秦及唐宋明清諸醫學方書，多能背誦上口。又因家境富裕，診醫不收診金，時常爲貧苦的農民治療。它的藥方，與普通大夫不同的，是藥味只有五六味，可是患重症的病人服了它的藥，不到十天就痊癒了。貧苦的農民，賴他救治好的，不知有多少呢。

滿清的高壓政策，使老百姓生計日迫，並眼見國事日非，農民羣起反抗，這就是太平天國的革命。恬靜中度着生活的倉前人民，亦受到革命巨浪波動，不得不棄了舒適的家，東西避難了。章氏全家，乘着小舟，忍別了倉前，祖孫等人，一同逃難了。這時曉湖先生攜着他的四個兒子和年幼的孫子，——大兒子是翰香先生，是太炎先生的父親。章夔先生，是太炎先生的長兄。——會同家眷，過着流浪生活。家境受到革命的影響，就突然貧窮。章家世代書香子弟，雖然奔竄的時候，仍舊不廢讀書的。

先生的父親——翰香先生，幼年的時候，就聰敏異常。在十五歲的時候，已經是好學不倦了。家中本來藏着很多的書籍，在這良好的氣氛裏，學習查慎行的詩法，不久成爲「華妙清研」的詩人了。

詩人隨着父親避難的時候，已經是三十六歲，他的兒子——先生長兄——亦有九歲了。可是，奔走的時候，竟不帶一文錢，僅挾着章氏家譜逃難，亦夠風雅的了。雖然貧苦，但是「素有風操」，所以不肯「遊宦」了。流離在江南浙西諸縣，過着清苦的日子。這時詩人的父親死去，詩人侍奉老母，一直到太平天國革命失敗，滿清藉着曾國藩的湘軍，壓平了「亂」，三年以後，詩人的家，又重回倉前老家，借田地已被湘軍退伍的軍人在開墾，章家的田地，自然亦佔據了許多。

詩人回家以後，迎娶海鹽的朱左卿先生的孫女兒做續弦，在滿清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那天，就生產一個男孩，這就手創中華民國的革命大家，亦是樸學大師，章太炎先生了！

先生生長在詩人家裏，有慈祥賢淑的母親，和博學多才的長兄，這種優美的環境，才能產生革命的文豪。六歲開始讀書，先生自己說：

「先考晚歲里居，伯兄錢已成學，則親課仲兄箴，及炳麟讀書。點竄文字，必躬親之。」

這三年裏，受着父兄的教誨。雖在文網日厲的時代，恬靜的餘杭東鄉裏，倒有陰懷光復革命的家庭，這真是奇蹟了。先生說：

「炳麟幼時聞先人餘論，讀書欲光復漢蹟，先考亦不禁也。嘗從容言：吾家人清已七八世，歿皆用深衣斂。吾雖得職事官，未嘗詣吏部。吾即死，不敢違家教，無加清時章服。炳麟聞之，尤感動。」

可見這位詩人非但不禁先生懷着革命的思想，反而熱情奔放地，鼓勵先生不要「違家教」。有這種「家教」，無怪以後先生從事光復，「遭學繼」，「遇狙擊」，「未嘗敢挫」。所以先生自慨着：

「此皆先世遺教之所漸成也。」

家庭的環境和教育的重要，從這裏可以窺見一二了。

清光緒二年，先生是九歲了，就請外祖父朱左卿先生來教課，外祖父是「實事求是」的樸學家，雖然是啓蒙，但是授音必審，約略講解經義。外祖父亦懷着種族革命思想，但「隱而不顯」罷了。時常將王船山、顧亭林諸人的故事，和明清之際的可泣可歌的遺事，隨意講給先生聽，引導先生入正確的革命途徑，這是偉大的啓發教育呀！

先生的舅氏朱子春先生，是一位風趣的人物，先生的幼年，時時和舅氏接觸的。這位舅氏，善畫仕女，學着顧愷之的師法，繪畫手法高妙。可是，貧得一無所有，在家裏教書，更加困苦了。但性嗜飲酒，常常想：

「阮家不厭，以一醉飽適意。」

窮苦的生活，當然不能使天天「一醉」的。有一年的秋天，先生到他家裏去遊

玩的時候，忽然門外有小販高呼賣蟹，舅氏快活得跳起來：

「我要買些蟹下酒吃。」

「家裏一個錢也沒有了！」

家人這樣回答着。但是舅氏大叫，並且奔出去說：

「河蟹老酒，雖然典當了袴子，我一定要吃的。」

正在解下袴子的當口，却巧有人來求畫，拿五百錢，換了一幅畫去，平常這幅畫值黃金四兩，舅氏要買蟹的時候，就急急地給便宜的售去。於是取蟹痛飲半天。這位風趣的畫家，當然使先生受到些微的影響，所以先生談話的時候，風趣四溢，笑話百出，使學子如坐春風，一些沒有倦容，恐怕與舅氏有關吧？

有一天，先生見書架上有蔣之駒的東華錄，先生竊窺着，見書中記載呂留良、戴名世、曾靜、查嗣庭諸人的案件，先生便就胸中發憤，覺得「異種亂華」是心裏第一恨事。先生有一次，就拿這意思講給外祖父聽，外祖父淡淡地回答：

「夷夏之防，同於君臣之義。」

先生睜大了眼睛說：

「從前有人說過這樣的話嗎？」

「王船山、顧亭林已講過了。王船山講得更切實。」

外祖父再繼續的說：

「歷代亡國，是無足輕重的，只有南宋的亡國，才將「衣冠文物」亦一併都亡了！」

先生聽了這話更加高興，更進一層的說：

「明朝亡給「清虜」，反而不如亡給李自成闖賊的好？」

外祖父點頭默默地說：

「現在不必講這種議論，假使李自成闖賊得到明朝的天下，闖賊雖然不善，但是子孫未必都是不善的，但是，不要講了！」

先生的革命思想，就伏根在這一段對話裏，以後讀鄭所南、王船山的書，完全是那些保衛漢種的話，先生的民族思想，就漸漸發達了。但是鄭王兩氏的話，却沒有甚麼學理，先生再略看東西諸國的書籍，才有正確的理論，實行解放漢族了！



## 二 革命必流血

帝國主義的機械工業侵入中國市場以後，封建的手工業的「滿清政府」漸漸的崩潰了。經過義和團亂後，辱國喪師，國家由「自大」步入「媚外」，中國有志的知識階級，看到了滿清政府的昏庸。雖然滿清政府自己也曉得，假使再腐化下去，統治權一定要失敗的。於是亦明令各省興辦學堂，但是滿清的官僚政治，以辦學來粉飾，是救不了中國的。有志的知識份子，覺悟要救中國，非革命不可。但是滿清禁網嚴密，「革命」二字，竟不敢出諸口，實踐革命的行動，更是難着手了。當時的大部分知識份子，亦怕談革命，僅期望着滿清政府的改革政治，如申報、新聞報就提倡這種議論。可是，前進的革命志士，明瞭這不過是「與虎謀皮」，救亡是不可能的。於是，毅然決然，走上了革命的大途了。

在中華民國前十年壬寅的時候，上海的知識份子如蔡元培、蔣智由、林獬、葉瀚、王季同、汪德淵、烏目山僧宗仰等，發起組織中國教育會，表面上是提倡教育，暗中鼓吹革命。這是中國最早的革命團體了。中國教育會成立後，推蔡元培爲會長，但是會員稀少，經濟又竭蹶，很難發展，僅在文字方面鼓吹罷了。這時徐家匯南洋公學五班學生沈聯等，因不滿意學堂一切，就鬧學潮，學堂當局處置失當，全體學生，都表同情於五班學生。這時候，蔡元培任南洋公學特班教員，想調停學潮，最後是失敗了。就毅然率領一百多學生，退出南洋公學，但是無力組織學堂。恰巧中國教育會想自辦學校，就決定接受退學生的請求，予以經濟及教員的贊助。推蔡元培做總理，吳朥做學監，在這年十月十七日，租屋於南京路泥城橋福源里，舉行開學，就定名愛國學社，暗中鼓吹革命，變成革命的發祥地了。

愛國學社分四班上課，略似現在的中學。先生因他的朋友蔣智由介紹，與蔡元培、培善，這時就請先生教三四年級國文，一二年級國文是蔣竹莊先生教的。兩先生同

住在學社後上小披屋裏，僅堪容膝，房間下面是廚房，小小房裏，一日三餐的時間，總是烟燄迷目的。那時，先生常常服着長袍，外罩了「和服」——我曾見先生所穿的「和服」，「和服」的左袖上，還繡着「大漢」兩字。——頭髮已經剪了，但還留着五寸長，左右兩股分開梳着，下面垂到額際。服裝雖奇，講起話來，亦有些瘋頭瘋腦。人家都暗笑他，但是先生泰然處之。嗜好紙烟，吸不絕口。學社經濟很竭蹶，所請教員多爲着革命的熱忱，除供給膳宿外，不給教薪，純盡義務，所以皆賣稿以維持生計。先生就爲普通學書室翻譯妖怪學講義，竹莊先生爲蘇報館翻譯日文。生活是很苦的。有

一天，先生連吸紙烟的錢都沒有了，向朋友汪德淵借錢，寫一張字條給汪說：

「今已不名一拿，乞借大洋兩枚，以購紙烟。」

這條子給竹莊先生看見了，就問他：

「既已借錢，爲什麼不多借幾元呢？」

先生笑了一笑，說：

「同他不過兩元交情，多則恐怕不會答應的。」

先生和竹莊先生很睦逆，又同居一室，故常常談天，但是竹莊先生是講究衛生清潔的，而先生則反之，兩人同居，亦是很滑稽的事。先生常說：

「吾輩文人，手無縛雞之力，要實行革命，甚難。文學的毒人，與鴉片無異。治樸學的如吸大土烟治詩古文辭的，如吸小土烟，穢有重輕，爲毒則一。」

這時先生一股熱忱，在光復漢族。所以教國文的時候，就講明清烈士的史跡。先生說：

「顧頡（蔡元培號）就租界設愛國學社處之，招余講論。多述明清興廢之事，意不在學也。」

相聚的多是熱血青年，就昌言革命了。

四川人鄒容（蔚丹）留學日本，他性暴悍，喜言革命。在日本知道留日江南陸軍學生監督姚煜（文甫）有姦私的事，兩人雙宿雙飛，儼同夫婦，留學界皆深恥之。

鄒容就會同了張繼、翁霖、張軼殿等五人，打破門窗，跳入寓室去捉姦，當場打姚煜的耳光。並且拿着快利的剪刀，將姚的辮子剪斷了，姚當時被毆辱，還不知道動手的人是誰？後來曉得是鄒容所爲，鄒容就與張繼一同遁逃回上海了。與先生會見於愛國學社一見傾心，相稱莫逆。但是鄒容喜諷刺，善罵人。看見學社社員多在學習英吉利語。鄒容笑着請他們說：

「你們棄了國學不研究，專習英文，將來祇做買辦，預備做洋奴了。」

社員聽了大怒，想要痛毆他。可是鄒容常常身懷手槍，性質粗暴，沒有人敢攔他。

鄒容高興的時候，推先生做「東帝」，自己稱爲「西帝」，常常高談闊論。

在光緒廿九年，學生受着當局的壓迫和監視。這年四月，南京陸師學堂學生反抗，風潮漸大。退學的學生代表林力山、章士釗等到上海接洽，愛國學社表示歡迎，免收一切費用，於是四十餘人，編入學語，吳眺高興得撫掌說：

「我們的義勇隊，不怕沒有教練的人了。」

學社集合了九十六人，分成八小隊，早晚操練，由章士釗等任教練。這樣就正式改名爲軍國民教育會。革命思想更濃厚了。同時湖南陳範主辦蘇報，與先生等聯絡，變成革命機關報，登載着掛滿興漢的激烈議論。第一篇就登刊先生的客帝篇。而社員每週在張園的安壇開會演說，鼓吹革命。使全國震驚，政府恐忌。由是拿辦新黨的風聲，日益加緊。先生亦說：

「溥泉（張繼）與巴人鄒容威丹自日本歸，長沙章士釗行嚴亦來。三位皆年少英發，余以弟畜之。威丹著書稱革命軍，屬余爲序。行嚴亦就蘇報昌言革命。學社諸子，又時會林下演說，遠近和者浸衆。」

鄒容做了一本宣傳革命的小冊子，叫革命軍，共七章，約二萬餘言。拿着想請先生修改潤飾一下，先生說：

「革命的文字，應當使人人易解，這本書還好，不要改的。」

先生沒有改，做了一篇序。由宗仰出錢印行。這書宗旨在驅逐滿族，光復中國，大

聲評擊，文極犀利。出版以後，震憾了全國。適康有為在國外組織「保皇黨」主張君主立憲，極力迴護「清虜」。先生做駁康有為論革命書，痛駁康有為思想的錯誤。文字樸實，理論正確。書中竟大膽的罵起滿清光緒皇帝來了：

「載湉小醜，不辦粟麥。」

這書亦由宗仰刊行，流傳極速。使滿清人士看了駭目發呆，大觸滿清之忌，就密諭查辦。滿清政府嚴諭「兩江總督」魏光燾有：

「上海愛國黨在上海張園集衆開道，倡言革命，該督形同雙瞎。」

魏光燾接着這上諭，就很惶恐。派道員俞明震到上海查辦。但是滿清政府很昏庸的，不知何人是黨魁。於是有人獻策，決定查拿六人：

(1) 蔡元培 (2) 章炳麟 (3) 鄒容 (4) 宗仰 (5) 吳淦 (6) 陳範。

策劃既定，由上海道與上海總領事商量，要拿辦這六人，總領事立刻允許滿清政府的要求，已經簽字了。可是工部局以為政治犯，照文明國家的條例，應當保護，不

肯執行。但工部局屢傳蔡元培、吳朏前去，告以盡力保護的意思，實則暗示被拿諸人快快離開上海。等到「兩江總督」派員嚴查的時候，因工部局不肯拘人，問計於法律顧問西人担文律師，担文以為只有訴諸法律。於是魏光燾代表滿清政府為原告，控訴先生等六人於會審公堂。

這年——光緒二十九年——五月下旬，已得消息。閏五月初，蘇報館被封，陳範逃亡日本。蔡元培一天去看先生：

「我看舍走外，沒有其他方法可想了。」

諄諄地勸先生走。先生搖頭高聲底說：

「革命必流血，我被「滿清政府」已查拿六次，這是第七次了！」先生表示不肯走，並且希望鄒容亦不要逃，鄒容竟首肯。於是蔡元培赴青島，吳朏赴法國，宗仰避居哈同花園，只有先生同鄒容留在愛國學社。

閏五月初六日因魏光燾代表「滿清」的起訴，就由票拘人。西捕至愛國學社



客堂裏，先生正危坐不動。西捕拿出拘票，指名一一問着，數到先生名字問：

「誰是章炳麟？」

先生自己指指鼻子說。

「餘人都不在，我就是章炳麟。」

欣然給巡捕上了手銬，隨着西捕去了。要求帶些東西去，西捕都不肯。可是，這種「求仁得仁」的氣概，真是並世第一人了。鄒容畢竟年青，心志不定，一看見捕房派人來拘，從後門逃逸，張繼把他藏在虹口一位西教士家裏。隔日，又大義凜然自行投案。先生拘至會審公堂，英國領事拿出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問先生曰：

「這書是你所作的嗎？」

先生回答：「是。」

遂送入英捕房監禁，不准出外。這案遂震動全國，掀起了革命的巨浪。滿清政府因此漸漸的沒落。

### 三 西牢三年

在福州路巡捕房黑黯的牢獄裏，閉禁着爲民族流血的革命壯士——太炎先生和鄒容。

進獄後，因爲不能帶一物，無筆無墨，不能寫述。又不准和人接談，偶然附耳私語還可，假使給印度巡捕知道，馬上要干涉，或竟大罵，持棍亂毆。

先生除靜待審問外，要求獄中允許看書。洋裝書是不許送入獄，佛經是許可的。中國教育會留在上海的會員，每週派二人輪流探問，先生就向他們索閱瑜伽師地論，及成唯識論，他們在會中將智由的書匣裏尋得這書，就設法送去。先生自己說：

「友人或求納書籍，獄吏許之。始余嘗觀因明入正理論。在日本購得瑜伽師地論，煩擾未卒讀。羈時友人來致。及是，並致金陵所刻成唯識論。役畢，晨夜研

誦，乃悟大乘法義。威丹（鄒容）不能讀，年少剽急，卒以致病。」  
先生就悉心研究「相宗」妙義了。

清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四日，第一次審問革命巨案。會審公堂上，中間坐着會審委員英國領事，他擔任裁判官，原告是「滿清政府」，代表人是魏光燾，所聘律師是英國人担文。被告是先生鄒容等六人。這種不倫不類的訴訟，政府與平民對立在帝國主義者之前裁判，全民族憤怒，促使逐滿的巨潮，更加揚厲。先生說：

「清政府至遣律師代表，與吾輩對質。震動全國，革命黨聲氣大矣。」又說：

「自是革命黨與清廷居然有敵國之勢矣。」

担文律師所控罪狀，是指控鄒容革命軍的第一第二兩章，先生駁康有爲論革命書裏排除滿人的文字，及摘取蘇報中的論說。但是須翻譯英文。有我國視爲「大逆不道」的文句，一經翻譯，反平淡無奇了，例如蘇報論說中有：

——革命之宣告，殆已爲全國之所公認，如鐵案之不可移。

當時譯得不高明，變成：

——我等之意，欲逐去滿族，以表示中國國民之意。

又如駁康有爲論革命書內有：

——載活小醜。

翻譯的不明這意義，譯成：

——載活小賊。

英國領事看了「小賊」之稱，覺得很平淡，沒有奇怪。在先生滔滔辯論下，第一審就此告終了。

二十七日，第二次開審，和第一審一般，先生仍正色抗辯，大聲疾呼，英國領事竟舉起拳頭，大擊桌子，禁止先生發言。於是批文律師立起，很狡猾地說：

「這事已經成爲交涉重要案件，須候北京公使與政府商妥後，再訊。」  
這是一種陰謀，政府先設計向各國公使交涉，想將二人引渡，予以正法。但是各

國公使爲了革命份子，不許。政府願將滬寧鐵路權利讓出，來交換革命黨人，亦不許。於是，「滿清政府」不得已，再要求各國公使共同治理。

先生禁閉在巡捕房十個月，生活很苦悶。一日，「會審公堂」忽傳先生與鄒容說：

「上海道有文書來。」

於是，先生同鄒容去聽判。上海的知縣就宣讀着：

——外務部會同各國公使判文：章炳麟監禁三年鄒容監禁二年。許以羈繫時日作抵，均罰作苦工，監禁期滿，逐出租界。——就判決從福州路巡捕房移入提籃橋西牢。後來先生有時談得高興的時候，常回憶過去，對我說：

「延國，這事太奇怪了！『外務部』是管理外交的，刑事自有他的主管機關。我的判罪，要經『外務部』與各國公使會議，與外國人商量來定我的罪，奇了奇了！」這時國內革命黨人，漸漸集中在東京，孫中山先生適自南洋到東京，集合同志，

創立「興中會」——這會到乙巳年改名「同盟會」——從事革命秘密工作。先生在禁獄中聞到這消息，很快樂，就向獄中管理人索取紙墨，託言是寫家書，秘密地寫信給中山先生，並推尊他爲「總統」，這信由友人張繼送到東京。身在獄中，不忘國是，尊爲「總統」，這種不避殺身之禍，竟敢上書，浩然之氣，與中華民國長存了。

移禁西牢以後，不准接見親友，換着犯人衣，原有衣服，悉使脫下，獄吏代爲收藏，俟出獄時還給。先生有時講笑話——這事很滑稽的，有犯人冬天進獄，熱天釋出，脫去犯人衣，只好穿皮袍，回家的。

犯人的衣服，分冬夏兩副，一副單衫褲，一副棉襖棉褲，多是粗布做的。三月底就一律脫去棉衣，着單衣；九月底一律脫去單衣，着棉衣。臥寢是沒有被褥的，每犯發給線毯一條，到嚴寒的大雪天，亦是一樣。這是最苦的事，體弱的犯人，中寒成病，死的人很多。牢中有五百犯人，每年要死去一百人，外國犯人因寒冷死亡的，亦很多。

着了犯人衣服，編好號數以後，就入指定的禁牢，每犯一室，室深八尺，廣四尺，每

夜走廊上裝着電燈，微弱燈火，照射到每一室裏，足鏽鐵的摩擦聲，隱隱相應，傳出一二聲的長歎，悲憤得可怕。獄卒巡查點名和巨聲關閉鐵門，間有死屍抬出，或被拷打的慘叫。否則陰沉沉，終年不見天日。

先生做着苦工。獄吏視犯人的職業，分派苦工的輕重。商人最苦，做着擊石子的工作。老犯人又常常欺侮新犯人，先生是文人，所以派做裁縫，這是輕工。所擔任的，是縫襪底，或犯人衣上，編號寫字。每天作苦工八小時，縫衣寫字，隨多隨少，沒有限止。有人問先生說：

「聽說您老人家在獄中做裁縫，是嗎？」

「我縫襪底，縫衣有時亦做的。」

「您能縫何等衣？」

「犯人衣。」復笑笑的說：「草草縫去，不求工也。」

因為是政治犯，做輕工，已是優待了。當時先生要救拯四萬萬同胞於水火，努力

提倡革命，誓必光復漢族，還我河山。因為登高而呼，才緝捕幽禁。牢中犯人很多，任俠結怨，或為仇家所害。一聞先生的作為，大家都尊崇他。犯人徐福生讀書不多，先生教徐福生每天識字若干，親自講解，後來徐福生能作文。徐福生曾說：

「章公為人中麟鳳，福生仰望已久。一旦得遇大賢，不啻斗獲名師。此後朝夕相共，當如黃鵠之於夏侯勝也。所不敢冒昧以瀆者，恐崖過高，不容攀陟耳。乃公謙抑為懷，竟一見如故，殷殷折節下交，且諄諄以革命相勸。」

在獄中和犯人竟衣食相推，疾病相扶持，悲憤相慰藉。故先生後來常感慨着文人情薄，不屑交往，而願與江湖任俠遊，或許是這個原因罷。

獄卒時常陵暴，有一次，先生竟自絕食，到七天，還不死，又漸漸底回復原狀。先生自知不會活下去了，遇着印度巡捕動武，亦以拳相抗，印度巡捕大怒，拳足交併，或以軟楷擊手指。帝國主義國家統治下的上海，拿對付殖民地人民的非人道的酷刑，來加諸國人身上。先生幾乎死去，也有幾次，鄒容雖然同先生一室做縫工，可是年少剽



急，不能談佛典養性。在牢時，已是容色很憔悴，像瘋顛病似，夜間不寐，大聲罵人。明晨先生問他，他像不知道這會事。犯人說他有精神病。牢中每星期必有大夫來視察，犯人有病，就爲之診治。病重的，得由大夫報告，送進醫院。光緒三十年正月，鄒容患熱病，大夫以爲必死。二月向「會審公堂」保釋，已經允許出獄。出獄前一日，押赴工部局醫院診治，大夫給鄒容藥一包，回到獄中服下，夜半就暴死了。明日早晨，先生立刻撫屍大哭，看見鄒容口張目視，更哭得不能出聲。不久巡捕將死屍放在車上，載了出去。義人劉三，就將革命烈士下葬了。

鄒容既暴死後，外間輿論頗譁，皆謂滿清官吏行賄毒殺。革命人士，深恐鄒容毒死後，再毒死先生，一方面策動言論，歐美人士，亦起評論；一方面徐錫麟奔走調護，乃稍稍弛禁。先生說：

「外論頗譁，因是不毒我，亦未可知。雖然我無病，進藥亦無因也。」

牢中星期日停工，各犯人能稍稍游行，惟有巡捕監視着。又有某督教士到牢中